



哲学应引领时代和塑造时代

——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哲学教育家陈晏清先生

齐艳红



陈晏清先生的代表作

陈晏清先生在南开大学工作60余载,引领和开创了南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特别是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发展。陈先生把自己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哲学道路概括为“返本开新”之路。所谓“返本”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所谓“开新”就是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返本”说到底就是返回到原创性学说。只有回到原始文本,才能有效地澄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曲解和误解,打破后人所附加于原创性学说的种种限制,而将原创性学说的真精神剥显出来。属于“返本”范畴的,都是基础理论的研究。在这一方面,他主要做了以下四件大事。

“返本”的第一步是拨乱反正。“文革”结束不久,1977年2月,他就着手写作《“四人帮”哲学批判》一书。该书于1979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香港《文汇报》发表长篇书评《最革命哲学的破产》赞扬这本书,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讲了这本书。

第二件大事是清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哲学思潮,主要是唯意志论和“斗争哲学”。为清理唯意志论思潮,他于1983年出版了《论自觉的能动性》一书。这项研究工作最有意义的学术成果,是纠正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自由王国”理论的误解,指出“自由王国”不是认识论范畴,而是社会历史范畴,是指人的能力的发挥和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即人可以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状态。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的理论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表述。这个认识,后来成为他对历史决定论和政治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论支柱。所谓“斗争哲学”是指在对立面的同一和斗争这两个方面中只讲斗争不讲同一这样一种哲学思潮。清理这种哲学思潮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是澄清了我国学界对于辩证法同一性范畴的传统解释,提出矛盾的同一性只是指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而不包括相互转化。这个观点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并由陈先生作为执笔者将其写进了教育部统编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第三件大事是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首先是协助肖前教授主编了新的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册,肖前任主编,黄楠森、陈晏清任副主编)。该书的基本思路是全面确立实践观点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在实践观点的基础上重建哲学的主体性维度。随后,陈先生又在南开组织队伍,撰写了《现代唯物主义的哲学导引》(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著),对上述教科书作了必要的补充和深化,主要是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存在论意义。

第四件大事是撰著《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及其修订本,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20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哲学中否认历史规律的非决定论历史观日益膨胀成为一股势力强大的潮流,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它抨击的主要目标。为回应这种思潮,陈晏清和阎孟伟合著了《辩证的历史决定论》一书,于200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24年,人民出版社通知陈先生,要将此书收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百年学术丛书”,陈先生当即表示希望出版一个修订本。陈先生说,他就是想把修订本写成一本“保卫马克思”的著作,“在20世纪末形成的世界格局下,面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遭到全面攻击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哲学研究者不发声,等谁发声?!”这番话很令人震撼!一个快90岁的老人,还保持着如此胸怀、如此担当、如此气魄,真是令人感佩不已。这使我想起8年前,王新生教授应《学习时报》

之约撰写的陈先生评述,用的题目是南宋诗人郑思肖的诗句“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竟陆沉?”这首诗可以说是陈先生心态的绝好写照,用它去解读陈先生其人、其文,再恰当不过了。

“返本”不是目的,“返本”是为了“开新”。“开新”就是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新的理论、观念的创造,就是理论创新。陈先生认为,理论创新应是原创性的研究,这就必须探寻哲学的新的生长点,这个生长点就是时代的问题。哲学要把握的问题是时代的主要问题,或者说是时代的主题。很显然,我国现今时代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时代哲学研究的主题就是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

1984年,陈先生就提出,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批评“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现在应当批评的是“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现代化的逻辑”。1985年,他就着手准备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哲学思考”为题,申报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项目。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李秀林教授牵头承担了国家社科规划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李秀林先生热情邀请陈先生参加课题组,并将其列为课题最终成果《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的主编之一。可以说,以李秀林和陈晏清两位教授为代表的这两支作者队伍,是我国哲学界最先觉悟到哲学主题的转换并将这种意识迅速化为行动的一批学者。这两项课题的最终成果均于1990年出版。陈先生主持的课题成果——《当代中国哲学》一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此开启了南开大学长达40年之久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研究。

陈先生主持的社会哲学研究,是以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为切入点的。考诸思想史,近代西方社会哲学的兴起,也是与西方国家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社会转型相伴随的。所谓“社会转型”,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由农业社会、前市场经济社会向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就是从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讲的现代化。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这个转型的,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这个转型,这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所在,亦即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所在,也正是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哲学予以特别关注的理由所在。1998年至1999年,陈先生出版了他主编的“社会哲学研究丛书”(10卷)。丛书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说明这种哲学研究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理论需要。

在汝信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哲学卷》的“20世纪中国哲学学科发展史”部分,在叙述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发展时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工作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提出的哲学问题为中心,实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范式转换,其中最

重要的表现就是领域哲学的兴起”,并在列举了14种领域哲学后提出,“其中,社会哲学、人的哲学、文化哲学是影响比较大的几个领域”,肯定了南开的社会哲学研究是率先实现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政治生活的急剧变化和哲学自身的发展,都把政治哲学的研究推到了一种十分重要而显赫的地位,陈先生又及时地带领学术团队把研究的重点转向政治哲学。事实上,在重点转移之前,已经在“社会哲学”框架下研究了若干政治哲学的问题,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公共政策、社会秩序、社会控制、权利规范、协商民主、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化、制度正义、公平和效率等,在他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政治哲学的题目已占有很高的比重。所以,就南开来说,政治哲学研究是社会哲学研究的继续,这个调整是原来社会哲学研究框架内的调整。

2003年7月正式确定政治哲学作为南开大学马哲学科的主要博士研究方向两个月之后,即当年9月,北京大学举行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研讨会,南开大学研究团队在会上介绍了调整研究方向的基本思路,会上的反应比预想的要强烈得多。这次会议后,政治哲学的研究在许多高校开展起来了。南开大学还举办了两次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政治哲学研讨会。一次是2006年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合作举办的第六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陈先生在会上作了“政治哲学的兴起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的主题发言。另一次是2010年与《哲学研究》编辑部、《哲学动态》编辑部、青年哲学论坛等合作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主题是“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两次研讨会,把政治哲学的研究在全国范围推向了高潮。南开大学自身的政治哲学研究也迅速地全面展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发挥了会议举办方的表率作用。2024年,国家正式认定政治哲学作为哲学的第九个二级学科,政治哲学研究在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蓬勃开展。这种局面是从南开大学开始的,对此,陈先生感到十分欣慰。

2011年,陈先生光荣退休。但他退而不休,以研究机构“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为平台,以“志愿者”身份,继续主持和组织政治哲学的研究,主编了“协商民主理论丛书”(8卷)和“新时代政治思维方式研究丛书”。“新时代政治思维方式研究丛书”是一套从政治思维方式角度研究国家治理的丛书,共8卷,已于202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重大成果。

不论“返本”还是“开新”,都是力图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理论需要,都是以现实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包括思想斗争和理论斗争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的。哲学研究的主题是从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社会改革、社会转型到国家治理,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实践的深化而不断变换的,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前行的。马克思说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句名言,陈先生在走进哲学的大门时就铭记于心。近70年来,他的全部哲学活动,包括哲学的学习和研究,都力求加深对这句名言的理解,都力争使哲学在反映时代、引领时代、塑造时代的同时,也逐步实现哲学自身的时代化,使之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学人小传

陈晏清,1938年生,湖南省新化县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1962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至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和国家重点学科创建人,曾任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社会哲学研究所所长、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第四届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员会常委。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主要著作有《陈晏清哲学文集(8卷)》《与时代同行——我的哲学研究之路》《辩证的历史决定论(修订本)》(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主编“社会哲学研究丛书”“新时代政治思维方式研究丛书”“协商民主理论丛书”。多项研究成果在全国性和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评选中获奖。2012年获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称号和特别贡献奖。

在2025年国庆中秋双节交汇之际,天津以“戏聚天津·无处不沉浸”为主题,掀起了一段时间内涵盖289场沉浸式戏剧演艺活动的文化狂欢。50余万人次走进现场,线上总曝光量突破1亿次,《雷雨》《日出》《原野》等经典作品在曹禺诞辰115周年之际再度焕发活力。这一盛况让人们重新认识到:戏剧不仅是艺术的欣赏对象,更是激活城市文化与经济活力的催化剂。天津的探索,既是对百年戏剧传统的传承,也是对文旅融合的一次深度实践。

天津是中国戏剧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无论是曹禺笔下的风雷激荡,还是曲艺舞台上的俏皮幽默,都构成了天津城市气质中独特的戏剧基因。生长于天津的戏剧大师曹禺,他的作品之所以能跨越近百年而常演不衰,根本原因在于其深刻揭示了人性与社会的永恒矛盾——在压抑中挣扎的灵魂,在黑暗中追寻光的个体。天津戏剧也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世界性的视野与人性的深度。

更难能可贵的是,天津的当代导演群体并未将经典视为“遗产”,而是将其作为与时代对话的文本。天津人艺版《原野》以“古陶俑”意象重释人物内心冲突,传承有序的《雷雨》,每一次排演都有新的思路、解读和诠释;一些青年导演尝试用多媒体舞台、现场互动、空间叙事等手法重构经典,《寻找戏剧家》在曹禺故居持续上演,双节期间,《寻迹曹禺》《万公馆往事》等沉浸式戏剧活动也吸引了青年群体的热情参与。这种持续不断的创造性转化,使天津戏剧始终保持着开放与活力,成为中华戏剧传统与现代文化精神的连接点。

天津在全国文旅演艺的版图中之所以脱颖而出,关键在于秉承“城市即舞台”的理念。双节期间的沉浸式演艺活动,将戏剧从剧场延伸至和平路金街、古文化街、张园、广东会馆、曹禺故居等地,让观众“转角遇戏”,在真实建筑与历史遗迹中体验情境叙事。观众不再是被动的“看客”,而是成为戏剧情境中的一员,与角色、空间、时间共同构成一次完整的城市体验。

与其他城市“人为造景”的沉浸式演艺不同,天津的优势在于以真实空间承载文化记忆。曹禺故居中的《雷雨》,李叔同纪念馆里的《送别》,张园内的《津门往事》,这些演出让历史空间被重新激活,也让戏剧与城市精神发生了化学反应。通过“戏剧+地标+历史叙事”的融合,天津创造了“只有在天津才能体验的戏剧”——这是在全国文旅市场中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名片。

这种以城市为载体的艺术创新,也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新的路径。许多老建筑、老社区因演艺而重焕生机,文物保护与公共文化消费实现双赢。戏剧不再只是剧院里的艺术,而成为市民生活的常态景观,成为“可参与、可传播、可体验”的城市文化形式。

文旅融合的本质,是文化内容与城市经济的深度联动。天津在双节活动中探索出“戏剧+城市+消费场景”的立体模式——以戏剧为引擎,带动住宿、餐饮、研学、交通等全链条协同发展。游客白天在金街沉浸体验《日出》,夜晚在广东会馆参与《大河向东》的演出,吃一顿惬意风情餐,住在颇具历史风情的利顺德,真正让“文旅消费”变成“文化生活”。

与此同时,以“曹禺戏剧季”为核心,天津正逐步形成系列化品牌活动:从经典重演到青年导演扶持,从校园剧场到社区演出,从舞台艺术到数字传播,戏剧的产业链条被不断延展。这不仅提升了城市的文化能级,也带动了演艺经济、创意设计、文创产品、影视改编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使“戏剧之城”成为具有持续经济效益的城市品牌。

当下天津的戏剧文旅融合仍在“深耕”中前行。原创剧目数量偏少、复合型人才匮乏等问题仍是制约发展的瓶颈。未来,应以更系统的思维布局戏剧产业生态:在创作端,建立原创孵化机制,扶持青年编剧与导演,形成本土原创IP(知识产权);在人才端,联合高校与院团共建“戏剧文旅学院”或“创作实验室”,培养集编导、策划、运营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在传播端,用新媒体叙事激活经典,推动短视频、数字艺术与戏剧联动,让“戏剧天津”成为可持续传播的城市形象;在产业端,构建“戏剧+住宿、餐饮、研学”的延伸链条,让文化体验贯穿游客行程;完善支持机制,推动公共文化空间、商业资本与艺术创作的良性互动。

戏剧文旅融合的价值不在“多做”,而在“做好”。“全城有戏”并非“遍地开花”,而应是“点亮全城”——在最能代表城市精神的空间和场景中打造精品,让戏剧成为人们记忆中的城市坐标。

从破局到深耕,天津的探索已经证明:戏剧不仅能感动个体,更能激活一座城市的文化动能。在经典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在艺术与产业之间形成循环,戏剧就不再只是舞台上的光影,而会成为这座城市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密码。

题图摄影:记者 姚文生

满庭芳

第五四〇五期

代女诗人的情感也有通过“镜”这一意象来寄托的,如张玉娘失去爱人后指镜为誓:“恹恹生死别,梦魂还再逢。宝镜照秋水,明此一寸衷。”明镜照彻肺腑,见证她一片衷肠。

对镜思君是古代女性的经典形象,然而镜中颜色改,引发的情怀却不仅限于思念情人。明代女诗人王凤翔的《念奴娇·寄长女引元》,借思念女儿抒发物是人非的感慨:“镜影非前,人情异昔,怎禁心摧折。欲诉谁凭,尽在数茎白发。”同为明代女诗人的张引元也有《念奴娇·春日怀家寄母》寄给母亲:“亲老北堂,违菽水、望里暮云遮叠。事业无成,红颜易改,风景摧心折。珠沉宝委,恐惊明镜空发。”除了对亲人的思念,还有对自己人生的一份思索与反省,“事业无成”这样的字眼少见于女诗人的作品中,但古光片羽,已可见当时知识女性拓展自我生命的愿望。

明代女词人叶纨纨的《满江红·秋思》,描述在明镜前悲叹光阴流逝的情景,更模糊了具体的对象:“正此际、悲凉满目,岁华流逝。镜里流光私自惜,瑶台无路愁难托。奈新来秋鬓不胜悲,浑萧索。”古代女诗人对光阴流逝的感慨可以达到相当的深度,如明代陆卿子《短歌行》:“君不见垂髫儿,倏忽为人父。君不见青蛾女,终作东家姥。”又不见华堂列绮筵,清歌妙舞繁。须臾烛尽乐无声,寂寂寥寥何所措。人生亦如斯,一往无今古。白日不肯住,红颜渐成土。短歌行,声最苦。”字字直叩心底,令人如闻警钟,表现了人类对无情光阴的普遍感慨,不亚于唐代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

一面镜子,折射出古代女性多面的人生剪影,镜中的她们有着如此丰富的情怀,“对镜思君”固然是古代女性的经典形象,但绝不是唯一的形象。

您今天过得怎么样?



武宝生

我曾某市心理协会常务理事。那年,该心理协会交给我一项任务:用100天的时间采访100位市民。采访题目是:您今天过得怎么样?

采访结果是这样的:竟有83%的受访者回答:“今天我过得很不爽!具体点嘛……怎么说呢?”有的说:“我今天很郁闷!”有的道:“我今天胃疼!”有的讲:“我本来有眩晕症,今天晕得格外厉害!”还有一位男士气呼呼地说:“早上起床喝水把水杯摔了!哎,整整一天没有气顺的时候!”总之,他们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痛快。

对此,我不禁联想到一家新闻机构做过的一项调查,调查的题目是:您的日子怎么样?调查发现,人们对身体状况感觉最佳的日子,每年只有61天,其余300多天,身体或多或少被病痛困扰着。不是精神沮丧,就是肌体不适。而星期一是每周最沮丧的一天。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心理医生认为,大部分人的身心不适是正常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当今,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每天接收的各方面信息过载,让一些人难免产生紧张、忧虑等情绪。加之人们的欲望与攀比心理存在,急迫感和压力不时产生。这样,生理和心理无疑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于是,身心的疾病便会不时袭来。

人们该如何应对对新环境对身心带来的新变化新影响?重视心理调理是关键。健康,不仅仅是躯体无病或少病,更重要的是心理无疾病或少疾病。医治心理疾病需要找心理医生,最有效的是,要当好自己的心理医生。求医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心。心地清亮了,就会把周身之事想透了,看明白了。

健康最宝贵。健康就是最丰厚的储蓄。每一天的健康快乐,就是最好的收益。金钱是用来享受的,而不是用来崇拜的。日子是用来愉悦的,而不是让人痛苦的。与快乐相伴,与阳光同行,心里一片灿烂,面前无比美好。

还是那几句话,快乐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为什么不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呢?

层林尽染 中国画 张葆东



五代十国时期花蕊夫人《宫词》中有一首非常生动的诗,写女孩儿照镜子:

春风一面晓妆成,偷折花枝傍水行。
却被内监遥觑见,故将红豆打黄莺。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宫女化了美丽的妆,故意走在水边,偷偷把水面当镜子照。当她发觉远处有人在看她时,连忙假装用红豆打黄莺,掩饰自己在照镜子的行为。

这个场景一定会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女孩儿喜欢照镜子,古今皆然。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发现她们在照镜子,她们多半会做些别的动作来掩盖。作为女性的花蕊夫人一定深知这种心理,所以她不仅能看到有宫女“偷折花枝傍水行”,还明白她“故将红豆打黄莺”是因为“却被内监遥觑见”。说不定这根本就是花蕊夫人自己做过的事情。

唐代崔颢有一句词:“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镜子是闺阁常备之物,连牵动着女子千丝万缕的情怀。鸾镜中映照出娇美的红颜,明代女诗人沈宜修写《六妹照镜口赠》:“星眸梦乍舒,宛转看不足。一笑绕春风,含情低黛绿。”镜中是一个眉眼含情的少女。沈宜修的女儿叶小鸾也有照镜诗《春日晓妆》:“揽镜晓风清,双蛾岂画成。簪花初欲罢,柳外正莺声。”充满自我欣赏的闺中闲趣。

镜中的红颜不仅有娇慵可喜的一面,更多时候是顾影自怜。宋代张玉娘“笑比南金身自许,镜鸾独抱下妆楼”,颇有孤芳自赏的珍贵。清代周慧贞有《久病经年朝起对镜不觉自叹》诗:“拂镜试新妆,无言暗自伤。但看花上露,

洁上丛话



女性诗词漫谈(六)

鸾镜中的红颜

于家慧

愁煞九回肠。”镜中看到的是自己不幸的命运。明代董氏妇对镜自叹:“妾怜妾貌胜如花,宝镜空将西子误”,没有“君怜妾貌”,只有“妾怜妾貌”,是对自己的一份爱惜和惋叹。沈宜修视镜子为良友:“妆前常对镜,清夜与君同。赖得深相契,消磨岁月中。”对镜顾影,直如审视自我,对着镜中的自己思索这一世沉浮。

北宋欧阳修词云:“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看到自己的下一步就是思索自己这一生将何处托身,有思,心才会乱。对大部分古代女性来说,嫁一个如意郎君是她们能够梦想到的最好的出路,于是“镜”这个意象常与相思有关。镜中映出美好的容颜,对着这份美好无可托付的时候,便会引发缠绵的哀思。

唐代许多女诗人的相思念远之作都是以镜寄情。常浩的《寄远》:“可怜荧荧玉镜台,尘飞幂幂几时开。却念容华非昔好,画眉犹自待君来。”郎大家宋氏的《长相思》:“台上镜文销,袖中书字灭。不见君形影,何曾有关说。”张窈窕的《赠所思》:“与君咫尺长离别,遣妾容华为谁说。望望层城眼欲穿,晓临明镜肠堪绝。”此时此刻,望着镜中的红颜只有伤心肠断。宋